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Literatur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 当代藏族汉语文学

胡沛萍 于宏 著

民族出版社

Contemporary Tibetan
Chinese Literatur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 当代藏族汉语文学

胡沛萍 于宏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胡沛萍,于宏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1
ISBN 978-7-105-13126-6

I. ①多… II. ①胡… ②于… III. ①藏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8144 号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

DUYUAN WENHUA SHIYE ZHONG DE DANGDAI
ZANGZU HANYU WENXUE

策划编辑:石朝慧

责任编辑:石朝慧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80 千字

印 张:10.875

定 价:42.00 元

ISBN 978-7-105-13126-6/I·2517(汉 2709)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序言：文学与传统

尹虎彬

社会历史批评可谓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近年来学界关于多民族中国文学史的讨论，其基本出发点也顺应了主流历史观，认为中国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相互影响的长期性，铸就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特点。本书是关于当代藏族作家汉语文学创作的专著，作者立足于藏族的历史文化来分析这个民族的文学创作，显示了人文学术领域历史科学的重要性，也表现了作者比较稳健的文学批评理念。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象的描述，常见的几个关键词不外是“多重”、“多元”之类的同义词，换句话说，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要有“多维”视域。在本书作者看来，当代藏族文学自然有其历史根源，即古代的藏族文学；而当代文学发展自然要受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双重影响。当然，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他们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差不多都是在直接地受到世界文学的冲击下产生的。这好比世界的现代史，外部输入的革命与世界强权的武装干预一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许多的弱小民族被强制性地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反观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无论诗歌还是小说，过去的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它的发生学意义上来说，其直接的契机是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变迁，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思潮的不断冲击

等。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格局中探讨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学创作，这是本书的主要成就。

本书作者在社会—历史—文化批评的基本框架下，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当代藏族文学创作与传统的历史渊源。作者关注了特定的自然地理、人文背景和独特的信仰传统。雪域高原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的地方，离天最近的地方，也是此生可以抵达彼岸从而期望灵魂得到升腾的地方。关于传统，人们可以从自然—历史和人的角度来理解，但是，对于文学工作者来说，传统深刻地积淀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镌刻在文学的表达之中的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心灵世界和日常生活文化的丰富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藏族的当代文学，不论是用藏文还是汉文作为书写符号，它的传统根基是如此悠久，又如此深芜。当代藏族作家，给我们展现的文学形象或意象，讲述的故事或描绘的情节、场景，时常会挑战我们对于文学的想象，就像传唱千年的格萨尔王的故事，它把神明从天界带回人间成为英雄，又把灵魂引领到下界达到彼岸。读过仓央嘉措情歌，你会感受到与生俱来的信仰与刻骨铭心的恋情，有此生难以承受之苦。漫漫朝圣的路，令人觉得人生多么短暂，个人多么微乎其微。从文学创作角度来探讨作家的“身份认同”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这也没有逃脱社会历史批评的窠臼。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往往强调集团性、历史传承性，同时，认同在个体行为和意识的层面上，也是多重的，比如宗教认同、历史认同、族群认同、国家或民族认同、社会性别认同等等。在今天，人们强调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那不外乎是说，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感受到民族文化、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的濒危和独特的价值，有些即将消失的文化不啻为不可再生的人类的宝贵遗产。

本书作者长期关注当代藏族文学创作，通过对若干作家作品的研究，通过对作家群的专题研究，不断积累和深化了自己的认

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著作，不仅内容充实，论述透彻，而且具有了纵深的历史感、宽涵的思想力度和包容的人格气度。作者把当代藏族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联系起来考察，努力实现评论家和创作者的对话，沟通文学与传统的联系。本书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当代批评界常见的那种偏颇、片面和狭隘。作者强调传统的价值，把我们带到藏族文学的历史源头，获得认同的力量，同时，作者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进一步强调任何文学探索，都将超越地方性的局限性，因此而具有世界意义。

2013年10月3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当代藏族作家与藏族传统文化、文学的关系	(14)
第一节 传统宗教文化消极因素的揭示	(18)
第二节 传统宗教文化的理性审视	(32)
第三节 文化热和全球化潮流中文化身份认同	(40)
第四节 传统宗教文化的世俗化书写	(53)
第二章 传统题材和内容的借用与创新	(75)
第一节 神话故事、历史人物的当代演绎	(76)
第二节 民族精神品格的想象性重塑	(88)
第三章 传统文化意象和文化景观的当代书写	(99)
第一节 诗歌中的传统文化意象及其文化内涵	(100)
第二节 传统文化景观的文学性描述	(120)
第三节 形态各异的宗教意象	(132)
第四章 当代藏族文学中的传统文体	(138)
第一节 传统文体在当代藏族文学中的渗入	(139)
第二节 当代藏族文学中传统文体的文化内涵	(155)

第五章 民族文化心理的艺术展示	(173)
第一节 静观与顿悟的认知心理	(175)
第二节 万物有灵观念和自然崇拜心理	(179)
第三节 宗教氤氲中的流浪、追寻意识	(188)
第六章 当代藏族文学与汉语文学的相互关系	(202)
第一节 汉语文学与文化对当代藏族文学的影响	(203)
第二节 当代藏族文学与文化对汉语文学的影响	(235)
第七章 当代藏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	(245)
第八章 当代藏族文学批评与研究概述	(276)
第一节 当代藏族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与研究	(279)
第二节 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批评与研究	(286)
第三节 当代藏族文学的文体研究	(306)
余论：当代藏族文学的三维结构和双重品格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34)
后 记	(338)

绪 论

综观当代藏族文学^①所依存的文化背景，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当代藏族文学处在三个既密切联系又各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化（文学）语境当中，或者说当代藏族文学交融于一个形如鼎足的三维文化、文学结构之中。当代藏族文学正是在这个具有三维结构的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主动探索、选择自己的发展、繁荣之路的。这三个文化、文学维度和结构分别是：1. 藏族古代文学和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族传统文化；2. 以汉族作家创作的作品为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3. 世界文学与文化。关于当代藏族文学发展的这种三维文化语境，我们可以从当代藏族文坛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意西泽仁的创作自述中得到印证：“你喜欢藏族的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也喜欢中国的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你爱读苏联文学作品和美国文学作品，最近读得更多的是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你似乎觉得，西半球的拉丁美洲民族，和东半球的藏民族，有好些共同的‘宇宙意识’。于是你坚信，经济不发达地区，文学完全可以‘爆炸’。”^② 显而易见，意西泽仁的文学创作至少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文化资源的影响，

①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

② 意西泽仁：《我对自己说……》，见意西泽仁：《松耳石项链》，296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也就是我们上面所列举的那三个方面。很显然，意西泽仁对自己创作心得的归纳性自述，绝不是他自己所经验过的个别现象，而是当代藏族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普遍状况。因此，如果我们试图比较全面、客观、深入地了解、认识当代藏族文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辨析、阐释它众多表象之下隐藏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那就有必要阐幽抉微地探究、分析它在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各种文化、文学所营造的复杂环境的纵深承继和横向关联。比如，它与藏族传统文化、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赓续扬弃关系，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内继承了藏族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又在哪些方面改造、超越了藏族传统文学固有的一些文学、文化因素；它与以汉语为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到底有怎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与世界文学、文化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从域外，尤其是从西方传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到底对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繁荣、成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当代藏族文学又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在哪些方面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文学观念和表现技巧，同时如何在借鉴、挪用中保持能够标识自己独一无二的艺术审美品质和自己应有的地域特色、民族风貌的……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当代藏族文学必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本书的主旨就在于通过条分缕析当代藏族文学与它所处的各种文学、文化环境之间或隐或显、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力求清晰地标识出当代藏族文学所呈现出的一些重要的审美取向和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并就一些重要的细节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合理辨析和阐释。

“藏族当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同历史悠久的藏族传统文学一脉相承的，既有古代藏族作家文学的创作经验，又有

丰富多彩的藏族民间文学的创作经验，同时又在藏族传统文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大大前进了一步。应当说，藏族当代文学之所以起点高、进展快、数量名列少数民族文学的前茅，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得益于高水平藏族传统文学的孕育而成长的。”^① 诚如上述引文所言，尽管当代藏族文学的发生是以整个藏族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的变化、经济体制的更替和深刻广泛的文化转变为前提的，但这并没有使得当代藏族文学与传统文学、传统文化发生一分为二的彻底断裂。从当代藏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新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中探索起步的那一刻起，广受藏族传统文学、文化熏陶的当代藏族作家就没有把传统文化培植在他们血液之中的传统因子全部抛弃（事实上他们也无法抛弃）。相反，在力求文学适应和满足新的时代要求，并发挥其促进民族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历史性功用的同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就开始把民族传统文学、文化当中的那些优秀成分尽可能地撷取、吸纳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之中；在努力表现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展示藏族民众的心理需求、情感世界的同时，也试图使当代藏族文学呈现出鲜明浓郁的民族、地域文化审美特色。可以说，面对现实，扎根传统，是当代藏族文学一以贯之的主题追求和审美倾向。从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藏族文学始终没有旁逸、脱离藏族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给养。不论是作家的文学思维方式，还是他们的审美习惯和趣味；不论是作品的题材、内容，还是一些具体的表现手段和修辞方法；不论是文本的主题意蕴，还是作品中的常见意象等，无不体现、展示着藏族传统文学和文化对当代藏族文学深刻而广泛的持久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所呈现出的态势是错综复杂的。有时是正向的，有时则是逆向的；正向体现在对传统文化因素的自觉继承上，逆向

^① 耿予方：《藏族当代文学》，4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则体现在征用传统文化因素时，对其持保留态度。鉴于此，探讨、细研当代藏族文学与藏族传统文学、文化之间的承继和跨越关系就是我们认识、理解当代藏族文学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具体的论述中，笔者将尝试着从以下三个有限的方面对当代藏族文学与藏族传统文化、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集中深入地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分析、探讨。一是不同时期，当代藏族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支配下二者之间的审美关系；二是藏族传统文化元素和文学题材、内容在当代藏族文学中的影响和渗透的具体体现；三是藏族传统文化、文学影响下的当代藏族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映与表现。以这三个方面为切入点，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价值的文本的解读与阐释，我们将会更为清晰地感觉到，当代藏族文学虽然是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诞生、发展起来的，但它仍然与传统文化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而在对这些关系的条分缕析中，我们同样会认识到藏族传统文化、文学又是怎样潜移默化、顽强持久地影响和制约着当代藏族文学，并使得它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强烈、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性的。而这一维度正是当代藏族文学三维结构中占据着显赫位置的一维，是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当代藏族文学必须深入探索、考量的一个侧面。

二

当代藏族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现实文化语境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内地文化和在此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汉语文学的影响。说到这方面的影响，一位藏族诗人的论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进入 20 世纪中叶，中国诗坛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批藏族诗人脱颖而

出，用藏文和汉文共同进行创作，尤其是用汉文创作，这些诗人身处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域的交叉地带，带着身处两种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字）交汇、互渗的边缘带的人所必然面临的矛盾、困惑以及优势和追寻，怀着内心的灼热抒写着自己的命运，业已取得的成就，已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①。这段片语为我们传递出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当代藏族诗人是在一个汉藏文化交叉的地带进行着自己的创作的。尽管这里所指涉的创作主体仅仅是“诗人”，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把“诗人”更换为“作家”，这个评判依然具有不可质疑的可靠性。当代藏族作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必然使得他们的创作在深受藏族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以汉语文学为主要构成内容的汉文化的广泛影响，引文中所提及的创作中“面临的矛盾、困惑以及优势”，其实就说明他们除了受藏族传统文化影响外，还受到了内地文化和汉语文学的影响，因为正是这种影响，才造成了作家创作的“矛盾、困惑”，也带给了作家某些优势。这是诗人个人的创作感受，但又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而是众多作家普遍的感受。这种浹髓沦肌的经验之谈，在众多当代藏族作家们的实际创作中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的印证。且不说那些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和鲜明的革命主题的长篇小说，如《格桑梅朵》、《迷茫的大地》、《幸存的人》等奠定当代藏族长篇小说基础的长篇巨制，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内地文化和思潮的影响，就是那些非常具有艺术个性和先锋意识的年轻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也显而易见地受到了来自内地的汉族文化、文学的影响。阿来就是一个积极汲取汉族文化、文学营养的藏族作家。他坦言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格外喜欢，坦言他的

^① 才旺瑙乳、旺秀才丹主编：《藏族当代诗人诗选·序言》（汉文卷），1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创作大多受过汉文化的影响。对于他的成名之作《尘埃落定》，评论者大多认为是具有藏族文化色彩的上乘之作，是藏族文化和审美艺术孕育出的艳丽花朵。但阿来对此并不十分认可，他认为他的作品，包括《尘埃落定》，都是多种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作品，他曾经这样回忆过自己的创作之路，说自己生活在藏语和汉语之间，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由此就能“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之下的不同的心灵景观”，“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文写作的藏族作家”。^①阿来的夫子自道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文学创作所赖以产生、延续的文化资源，这其中来自内地的汉文化、文学显而易见地占据着重要的一维。具体到他的作品《尘埃落定》，我们可以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语言优美、典雅，富有诗意。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如作家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对语言的诗性格外敏感，以及小说所描写的对象对语言的要求等之外，阿来借鉴中国古代文学诗词的语言特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毋庸置疑，当代藏族作家受汉族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从老一代作家降边嘉措、伊丹才让、饶阶巴桑、益希单增、丹珠昂奔、尕藏才旦等，到中青年作家阿来、扎西达娃、列美平措、索朗仁称、央珍、梅卓、才旺瑙乳、列美平措、完玛央金、桑丹、旺秀才丹、次仁罗布等，再到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作家白玛娜珍、江洋才让、扎西才让、阿卓、单增曲措、尼玛潘多、泽仁卓嘎、永基卓玛等，他们的创作绝大多数都包含了汉文化的因子。当代藏族作家的这种受汉文化、文学影响，并用汉语创作的普遍性文学创作现象，无疑对当代藏文学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对此下面一段概括性的论述可谓不刊之论：“它的贡献就在于对藏族文学史的丰富

^① 阿来：《穿行于多样的文化之间》，载《中国民族》，2001（6），23页。

和延展。说它丰富，是指它吸收了藏语诗歌创作目前还无法接受的许多现代理论、技巧乃至词汇、词（语）义，从外围楔入并加强了本民族的传统；说它延展，是指使用汉字可以更直接、更轻松地从汉文诗歌成就中‘拿来’，也更快地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异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和浸润，从而挖掘、提高和拓展藏民族新文学的品味，使藏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能更宏大、更完整地走向现代世界。”^①

需要指出的是汉文化和汉语文学（非少数民族作家以汉语为符号创作的作品）对当代藏族文学的影响从思想意识的角度而言，其倾向主要体现在使得当代藏族文学具有了一种现代性品格。具体而言就是它使得当代藏族文学具有了以往少有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是指藏族文学与外界或异质文化的交流，而是指它逐渐具有了一种未来秉性，开始用变化、发展的眼光表现世间万物的迁移更替和复杂人性的丰富多姿。

藏汉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不仅仅表现在汉族文化、文学对藏族文学的启发和影响上，也体现在藏族文化、文学对汉语文学的影响上。在当代，由于受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汉族作家对藏族文化、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与藏族作家对汉族文化和文学的借鉴、吸收在具体内容、形式上是大大不相同的。当代藏族文学在主题、形式上更多地学习和模仿汉族文学，而活跃在内地文坛的汉族作家则倾向于对藏族文化中的一些地域性因素和奇异陌生的文化事象进行采撷、征用，把它们纳入自己的作品中。同时，受地域文化想象的刺激，许多生活在内地的汉族作家往往会把来自边疆地区的奇异环境或文化现象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中，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艺术需要充分发挥主体想

^① 才旺瑙乳、旺秀才丹主编：《藏族当代诗人诗选·序言》（汉文卷），2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象力，设置出与之相适应的叙事方式，塑造与之相对应的人物，表达作家某种特别的情感波动和人生感悟。可以说，藏区高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结构、人文环境、文化底蕴，既是众多文人、作家心驰神往的地方，也成了他们获取创作灵感，放飞自己艺术想象的理想之地。而自扎西达娃、色波等人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文坛引起不小轰动后，就更加刺激了一些追新求异的作家对藏区的想象；等到阿来的《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而产生更为广泛的文化效应之后，人们对藏区的想象就更为深入、广泛了。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所掀起的文化热和旅游热的推波助澜，越来越多的当代藏族作家在创作中不断书写藏区的人事风情，对藏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艺术勾画和审美想象。

三

藏族文化和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其亘古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始终以宏伟的视野、开阔的胸怀吸收、接纳着来自周边地区的文化和文学的养分，充实、滋补着自己的肌体。尤其在吐蕃王朝时期更是如此。那时的藏族文化和文学除了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外，周边地区的其他文化，如印度、尼泊尔的文化等也对藏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譬如佛教典籍的翻译，印度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介绍、文学理论巨著《诗镜》的翻译等，无不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藏族文化和文学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对印度诗歌理论名著《诗镜》的翻译介绍，可以说是藏族古代文学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一个典型范例，对此，有论者作了如下的论述：“应该说，这在藏族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它使藏族的创作实践从没有理论指导变为有理论指导，萌发了文学意识，从对美的自然反应走向了对美的有

意识地描述；从写作技巧和手法的客观自发形成走向作者的主观追求。”^①在相对落后、闭塞的古代尚且存在如此巨大而成功的文化交流，在一种更为开放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在一个交流更为便利、迅捷的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所受的异质文化的影响必将更加趋于丰富、多元。可以说，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藏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来自各方的思想、文化观念越来越多地涌入了这块广阔、丰厚的地域，逐渐地对这块深厚的土地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文学可谓首当其冲。在受到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文学和汉族文化、文学的影响的同时，当代藏族文学也受到了世界文学、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对于老一辈的作家来说，这样的影响也许比较轻微淡薄，但对于中青年作家，尤其是新时期之后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来说，受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影响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生长在一个开放多元、信息畅达的时代，他们无法不去面对西方文化、文学的冲击和诱惑。阿来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为出发点，对此有过精辟的说明：“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文中相逢。我庆幸自己是这一代作家中的一员。我们这一代作家差不多都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西方当代作家的名单。对我而言，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很多小说家和诗人都曾让我感到新鲜的启示，感到巨大的冲击。仅就诗人而言，我就阶段性地喜欢过阿莱桑德雷、阿波里奈尔、瓦雷里、叶芝、里尔克、埃利蒂斯、布罗茨基、桑德堡、聂鲁达等诗人。这一时期，当然也生吞活剥了几乎所有西方当代文学大师翻译为中文的作

^① 马学良等主编：《藏族文学史》（下册），476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